



雨夜红灯

革命故事选

雨 夜 红 灯

(革命故事选)

农村读物出版社出版
农村版图书编选小组选编

雨 夜 红 灯

(革命故事选)

农村读物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六〇三厂印刷

787×1092毫米32开本 8印张 162,000字

1975年9月第1版 1975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001—200,000

书号10168·113 定价0.40元

“农村版图书”出版说明

遵照毛主席“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以及“要关怀青年一代的成长”的教导，我们从全国近期出版的图书中，选拔一批适合农村需要的读物，作为“农村版图书”出版，向全国农村推广发行。

“农村版图书”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以党的基本路线为纲，根据党的政治任务、农村各项方针政策和三大革命运动的实际需要进行选编。读者对象是广大贫下中农、农村知识青年、农村基层干部和农村中小学教师。“农村版图书”的内容，包括政治读物、社会科学基础读物、文学艺术读物、文化科学读物以及工具书等。

选编“农村版图书”是件新的工作，希望广大读者和有关方面的同志帮助我们做好这项工作。

农村版图书编选小组

毛主席语录

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

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

要抓意识形态，要抓上层建筑，巩固我们的思想阵地，巩固我们的政权；并在和反动思想文化进行的针锋相对的斗争中，创造和形成社会主义的新思想、新文化、新文艺。

目 录

风波	1
峥嵘	8
雨夜红灯	35
方向盘上的斗争	44
家庭问题	51
金凤凰	62
卫生员	71
洪雁度假	77
换防	93
一尘不染	119
黑鱼泡的故事	125
引航	136
特邀教师	149
夜校灯火	166
“常猎户”捕“狼”	180
故事员的故事	189
移风易俗	203
登讲台	211
春风吹拂	218
金湖鱼哨	234

风 波

张 志 兴

铁栓和魏老三吵架了，俩人红脖子涨脸地吵得房响锅炸。
为啥？

铁栓是柿树沟生产队的副队长，这人是点火就想锅滚的急性子。秋收秋播结束，农田基建开始，他恨不得使出孙悟空的分身法，一个人顶十个人用。可是心急锅不滚。顽石滩的战斗刚刚打响，这一天，魏老三却拉上架子车出外卖柿子去了。魏老三不是别人，是队长魏建州他叔伯哥。他这一走，大家很有意见。特别是二木匠，逢人就说：“队长他哥能出外抓现钱，别人为啥不行？前边有车，后边就有辙嘛！”听口气，看架势，二木匠也打算出外。这一下，把个副队长铁栓气得肚子涨的象个鼓。他想，要抓劳力，不掐掉魏老三这个尖尖，别人的岔岔怎么搬？

魏老三卖罢柿子回来了，正好碰上铁栓，没等他转过向，铁栓劈头就问：“你今天弄啥去了？”魏老三自知缺理，只走不答腔。铁栓一把挡定，真想骂他一顿，但还是使劲压着火气说：“你做的好事，带的好头，不怕大伙指脊背！”魏老三被数说得脸上转颜失色，但心软嘴硬地说：“我没犯法，你管不着。”铁栓见魏老三不认错，心里的火再也压不住，不觉高了声：“啥？

管不着？为啥管不着？队长他哥就得特殊？”一提队长他哥，魏老三也急了：“咋！队长他哥犯短？你哪搭痒了那搭抓嘛。”两人就这样高一声，低一声，越吵越凶。

正吵得不可开交，有个秃顶尖脑袋的人从旁闪出，满脸堆笑，黑豆眼挤成一条线，赶紧上前劝架：“咳！隔壁连墙的，有啥解不开的疙瘩，还脸青脸红的，算啦！算啦！”又回头对魏老三一本正经地说：“老三，队长说你，还不是为咱队上好，快回去吧！”这人名叫范耀宗，他这一劝，魏老三正好借坡下驴往回走。铁栓不放，范耀宗硬把他拉开，陪着笑脸说：“咳！他走了嘛，那不是向你认了错，不看僧面也得看佛面嘛！”范耀宗这句话一出口，不但没把铁栓的火压下去，反倒给他添了一口闷气。因为魏老三是队长魏建州他哥，有人议论他铁栓偏灯向火，欺软怕硬。范耀宗这句话，不也是明明给他点火哩！铁栓瞪了范耀宗一眼，没好气地说：“滚开，有你说的啥？”范耀宗嘻嘻一笑，还想劝说。猛抬头，看见一个年青小伙子走了过来，跟他碰了个眼对眼，他慌忙把头一低，避开那逼人的目光，趁势溜走了。

是谁来了，范耀宗这么害怕？原来是队长魏建州。这小伙子，四方脸，大眼睛，粗胳膊粗腿，精精干干，虎虎势势，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成长起来的年轻干部。半个月前，他上县党校去学习，今日结业回队。铁栓一看魏建州回来，正好一肚子火气转他放：“建州，你回来了好，这队上我没法管，你看着办吧。”魏建州一看这架势，知道他准遇上了不顺心的事，火暴脾气又犯了，便二话没说，笑呵呵地把他拉到家里。铁栓心里藏不住话，吵架的事连盘端，还气鼓鼓地说：“建州，不怕你

见怪，咱不能叫自己人给下巴底下支砖——张不开口。你哥起的头，就开你哥的批判会，不信这股歪风煞不住。”魏建州略一沉思，马上表示同意：“对！打铁先得本身硬，咱不能徇私护短，要按原则办事。”魏建州的痛快劲，使铁栓象拔了气门芯，满肚子的气“嗤”地一下放光了。两人这才坐下来谈起顽石滩工程和队上其他事情。谈了一阵，魏建州要去大队党支部作汇报，铁栓又问：“批判会今晚就开吧？”建州说：“别急，事情我哥起的头，根子究竟哪里扎？咱还得往深里挖挖。不然，批判会开了，歪风不一定煞得住。你仔细想想，时间咱们回头再定。”

去大队的路上，魏建州思潮起伏，心情难以平静。他想，怪呀！工程开始，劳力外流，顽石滩怎么治？大寨怎么学？看来，这场风波不小，大有来头！风从何处来？浪从哪里起？难道真是魏老三在作怪？不！社会主义救了他，他不会对身体使坏。那么……猛地，范耀宗刚才那鬼一样的身影在他眼前一闪。哼！白骨精再变，也逃不过孙悟空的火眼金睛，有党的基本路线作指引，不怕你范耀宗三变六化。魏建州挺了挺胸膛，大步流星向大队办公室走去。

从大队回来，魏建州更有了主心骨。晚上，他召集队委成员，结合本队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实际，认真学习了党的基本路线。关于吵架的事，他一字未提。第二天晚上，魏建州又组织社员学习，吵架的事，他还是一字未提。是忘了？还是有意……铁栓憋不住，会后，他把魏建州挡住，要问个明白。刚开口，却见二木匠的父亲老木匠走过来说：“建州，你领大伙这么一学，叔心里豁亮多了。咱队上这两天有股子邪风，

把我家老二也刮出去了。我看这离不了范耀宗那个坏根。”魏建州听着听着，心里一热，拉住老人的手说：“对！木匠叔你没看错，范耀宗是腊月的大葱，根焦叶烂心不死。”他两个说着话，铁栓早等得不耐烦了。老木匠刚转身，铁栓就问：“建州，吵架的事你不打算处理了？劳力咱还抓不抓？”魏建州说：“劳力当然来抓，吵架的事也要处理。现在，咱就找我哥谈去。”铁栓不愿意，说：“一碗清水望到底，事情明摆着，还要谈个啥！”魏建州仍然耐心地说：“同志，清水被人搅浑就望不到底了。魏老三是我的叔伯弟兄，但首先是咱们的阶级兄弟，要用阶级观点看待一切。你想过没有？怪事为什么出在农田基本建设开始的时候，又非把干部卷进去不可？有没有人阴沟里刮怪风？”一连串的问题，铁栓无法回答，只好耐着性子走一趟。

两人来到魏老三家里，铁栓靠墙一蹲，抽着闷烟，装起哑巴。魏建州开口问了问嫂子的病情，扯了一阵家常话，然后话题一转，谈到正题上，心平气和地说：“哥呀，社员卖点柿子是不犯法，但供销社代咱收购，咱还要给国家加工柿饼，你为啥还要在农活正忙时，不顾集体，去搞个人副业？大家都象你，出外跑生意，顽石滩谁来治？大寨怎么学？你要想一想，到底做得对不对？”魏老三明白自己错了，也早想去认错，但对铁栓的态度还窝着一肚子火。他长嘘了一口气说：“唉！当然是我的错，要不，谁也不会象揉面团似的把我揉搓。”铁栓见魏老三认了错，哑巴装不住，开口抢着说：“好哥哩，也怪我，我这油泼火的脾气，谁还不知道。只要你老哥知错改错，一河水就开了。”说罢，嘿嘿嘿地笑起来。魏建州没笑，反倒更加严肃了，说：“哥呀，三年困难时期，有人出外跑生意，你咬着牙一挺就

过去了，从没离开过集体一步。可今天，为啥带头走岔路？”魏老三打个冷颤，沉默了半晌，脑子里象过电影一样，把范耀宗最近的活动过了一遍，想起建州去县上学习前对他的叮咛，心里忽地打开了天窗——亮堂了，攥紧拳头，在大腿上一捶说：“咳！怪我眼不亮，脚不稳，被人家推着走了岔路。”铁栓一惊，瞪大眼睛追问：“啊！你被谁推着走了？”“咳！问啥哩，还不是范耀宗那滑头！他呀……”魏老三终于抖开了包袱，露出了底细。

原来范耀宗是个富农分子。他会针灸。谁家有个腰疼腿疼的，他就去给扎针，学乖卖巧欺哄群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他以为有机可乘，想挑起宗派斗争。没料到闪出个造反派头头魏建州，对他睡觉也睁着一只眼，刚一露头，就被那魏建州领着社员批斗了一顿。队里要开始搞冬季农田基建了，他暗地里恨得咬牙切齿，琢磨怎么破坏。魏老三女人有病，他觉着这是个好机会。这天，范耀宗到魏老三家里来，假装关心地问了他女人的病情，说病情严重，要他到西安大医院去治疗。魏老三说眼下活太忙。范耀宗连声埋怨：“哎呀！队里活再忙，少你一个人就不行？你也不看看这是啥事！是不是手头不方便？”魏老三刚嗯了一声，范耀宗哈哈一笑，指着院子里满架刚卸的柿子说：“你这人，门外拴着马，还愁没驴骑？那不是票子卷卷。”随后又小声说：“老三，眼下活正忙，没人搞生意，沿公路向东一带，柿子好价钱，……”范耀宗走后，魏老三想：老婆生病，家里事没人做，先弄两个钱，赶紧把她的病治好，自己也好一心一意参加农田建设。第二天鸡叫二遍，他就推着个土车子出门卖柿子去了。

铁栓听了事情的经过，大吃一惊，心里不知该怎么讲好，但从嘴里却蹦出这么句话：“我没长眼，你没长嘴，为啥不早言传？”接着又对魏建州说：“范耀宗这个家伙，哼！这一次饶不了他。”魏建州笑了笑，严肃认真地说：“咱们都得用党的基本路线武装头脑，时刻提高革命警惕性啊！”又对魏老三说：“哥，你再好好想想，赶明天上会批判、揭露范耀宗！”魏老三连连点头，激动地说：“我要当着大伙的面，剥剥他的画皮，让大家都来认识认识！”

再说范耀宗这几天既不见魏建州和铁栓打内战，又不见开会整魏老三，也不见二木匠出门搞副业，心里象揣着个兔子蹦蹦跳，疑神疑鬼。这天傍晚，他听见老槐树上的大钟“当当当”地响起来，不知咋的有点怕。在门外黑影处转了几圈，硬着头皮进了会议室，占了个墙角角，两只黑豆眼老是盯着桌子旁边的魏建州和铁栓。会议开始了，魏建州领着大伙学习党的基本路线，范耀宗以为是学习会，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由墙角角挤到中间靠明柱的地方坐下。接着进行讨论，范耀宗暗暗高兴，没防备老实疙瘩魏老三站起来发言，一五一十把他的老底全部给亮了出来。他一时慌了手脚，但又强装镇定地说：“魏老三，人可要凭良心，好汉做事好汉当，不要连累旁人。”这时，坐在青年伙中的二木匠忽地站起来开了腔。范耀宗还想起来分辨几句，没料想，心虚神慌，没站稳，脚底下一绊，来了个狗吃屎，爬在人群中间，正好被大家团团围住，把个伪装剥得精光，活象一个软瘫了的柿子。

范耀宗软瘫下去，社员们的情绪高涨起来。魏建州和铁栓领着大伙，心向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柿树沟生产队的农田基

本建设搞得灯笼火把飞上天。这正是：

大批促大千，
大千促快变，
基本路线威力显，
顽石滩要变米粮川。

（选自《陕西日报》）

崢 嶸

谢 新 生

一

太阳刚从东岗那边升起来，枫林大队贫协主任张老伯就虎步生风地往前赶路了。十多天前，他进县参加贫下中农批林批孔座谈会收获不少，所以今日回村心里特别高兴，想的事也格外多。临行时，正在党校学习的老支书和他啦了大半夜，老支书的一些话，至今还在耳边响着：

“你们在家，要协助崢嶸把批林批孔这一头等大事抓好。崢嶸刚担任副支书，要把她放到风口浪尖上去锻炼。可阶级敌人也一定会想方设法把这棵好苗踩下去。告诉支部的同志，要提高警惕……”

当张老伯走上红卫桥头，四下一看，不由眼前一亮。只见那村四周的庄稼果实累累，丰收在望；村头高矗的批判专栏，充满了向林彪孔老二进攻的火药味；粉墙上的条条大标语焕然一新；全副武装、跑步前进的民兵刚刚收操回村，而一队队红旗前导、手持镰刀的人群又正在出工……满眼都是抓革命、促生产和团结战斗的繁荣景象。张老伯看着，喜上心头：行啊！这阵子崢嶸干得不赖。看样，她和支部的同志把工作料理的头头是道。崢嶸可真没辜负贫下中农对她的教育和期

望，往后再锻炼锻炼，叫她独当一面也完全干得了！

就在这时，忽听桥下一声怪叫：“哟，老贫协回来啦？”

张老伯扭头一看，只见庄稼棵里钻出一个瘦骨嶙峋的黑老头。这人来到跟前，把空荡荡的粪筐一放，眨巴着两只绿豆眼，一看张老伯还在四下眺望，就说：“村里变化不小呀！看来老支书是有眼力，峥嵘可真是颗夜明珠呢。”

这黑老头名叫张迁。他祖上曾是本村的财主，只是到了土改前几年，家业都被他爹用大烟枪吹光了。他叔张怀仁还干过伪保长，他从小就跟在叔父的屁股后头鬼混。日本投降那阵，他忽然跑到济南去了。再到后来，当我解放大军长驱南下，到处都在用人的时候，他竟混进了干部队伍，到江南呆了几年。当他“因病退职”回家时，腰里竟然揣着党员介绍信。尽管广大贫下中农对他一直是怀疑的，但由于他善于溜须拍马，公社的走资派却一直包庇他，还叫他当了几年的副大队长。直到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才把他揪下台来。由于他的历史正在审查，组织生活当然没恢复。在运动中，峥嵘和他的斗争是非常坚决的，所以他对峥嵘记了死仇。峥嵘被纳新和当选为副支书，他怕得要命，但又没有办法阻挠，只能在黑昏晃里吹阴风。他的这些阴谋活动，张老伯是清清楚楚的，现在一听他竟大唱起赞歌来，不由冷冷笑了下，说道：

“可是当时还有人刮阴风、放暗箭呢！说什么‘黄毛丫头掌大权，倒了锅台摔了碗’，对不对？”

“这——”张迁被张老伯敲得浑身一震，急忙用假笑来遮盖自己内心的恐慌。接着说：“唉！我的老贫协，上千把口子人的大村，想啥的都有，哪能一刀裁呢！别说群众，就我吧，

以前也有点想不通呢，不是别的，是担心她年轻呀。如今才知道，她不但干得了，而且是二齿钩子挠痒痒——是把硬手哇！”

张老伯嘲弄地瞥了张迁一下，说道：“你知道这点就好！”说完，大步走了。

张老伯豪情满怀地走着，不由回想起峥嵘自到枫林以来的许多情景：

一九六八年，峥嵘来到枫林大队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当时，张老伯等几个老贫下中农十分高兴，他们分了工，有的指点她干活，有的从生活上照料她，有的领她访贫问苦，给她讲家史、村史，讲当前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当时峥嵘就象一棵被精心栽培的幼苗，一天一个成色地在成长。那时，张迁正挑动群众斗群众，妄图混水摸鱼。峥嵘这个曾经在天安门前接受过毛主席检阅的红卫兵，挺身而出，和张迁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开始，张迁并没把她放在眼里，玩了个逆来顺受的鬼把戏——晚上偷偷地给峥嵘送去价值高昂的几样礼物。这下子被峥嵘抓住了手脖子，马上给张迁贴了大字报，并把一堆腥臭肮脏的东西，摆在光天化日之下，当众对张迁进行了揭发批判，使张迁狼狈不堪……

张老伯回想的这些，也在张迁的脑子里掠过。不过立场不一样，他一想起这些就觉得脊梁骨发凉。特别使他惶惶不安的是：峥嵘一上台就狠抓批林批孔，全大队还真叫她发动起来了。如今，从刚刚懂事的娃娃，到七老八十的老妈妈，都研究起儒法斗争来。什么忠孝节义、纲常伦理等封建道德都成了批判的靶子。过去，张迁还常给自己宽心丸吃，觉得全村姓张的不少，人们会从宗族观念出发护着他。但如今，他赖以活

命的孔孟之道却成了臭狗屎，而且批判的烈火越烧越旺，马上就要烧到他头上，这怎能不使他坐立不安呢？不过，他毕竟是染坊门口的捶布石，经过多次大棒槌挨砸过的，又怎能老老实实呢？就在峥嵘狠抓批林批孔的同时，他也在绞尽脑汁地想鬼点子。

张老伯正边想边走，忽然间，一部拖拉机从他身边飞奔过去。上面坐着一个浓眉大眼的小青年，他想和张老伯打招呼，张了张嘴，还没顾得说出声来，就被拖拉机带着走得老远老远。张老伯一看，不由回身望着说：“怎么？这个冒失鬼也开起拖拉机来了？”

一直跟在后面的张迁，又抢上来搭讪着说：“听说老支书来过电话，说上级又拨给我们一台拖拉机。这几天大伙正在议论该让谁来当新拖拉机手，八成是张刚这小子手痒痒了，把郑眼的拖拉机偷着开出来了。年轻人心盛呀！”说到这里“嘿嘿”一笑，露出满嘴的黑牙根。

张老伯望着象烈马撒欢似的拖拉机，眉头皱了起来，就扭头迈开大步，朝着拖拉机撵去。

二

得意洋洋的张刚，此时心里已张开了幻想的翅膀。他觉得自己开的已是新来的拖拉机，大田里招展的红旗在向他招手，黑油油的泥土在飞也似的犁下绽开笑脸，散发着泥土的芳香……他越想越兴奋，伸手推上快档，拖拉机“呼”地奔上了运河大堤。他本来技术不熟练，速度一快，不免就有点慌神。这